

兩漢書疏

兩漢書疏序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魯論
渾噩簡野孟氏雄以肆至戰國
則極矣中間主輔左丘明韓非
荀卿列禦寇莊周之文固深奇
詭並列名家西漢公孫弘晁錯
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

樸直峻整壯麗而辯博庶幾古
作者漢而東揚震孔融班固輩
流習尚對偶氣駸卑弱夫世日
降風日漓文體日趣以薄其勢
然也然亦豈三國兩晉例論哉
唐宋文章名家諸賢韓退之蘇
子瞻學史記柳子厚學西漢曹

子周學劉向亦剖其藩升其堂
者矣夫文不難於華難於質不
難於煩難於簡不難於奇曲難
於拙直嘉祐向歐陽永叔務思
險怪崇平淡格始一變予嘗私
評作古文字須削去近格專志
六經魯論翼以孟氏書參之穀

梁國語翻騷史記以集文章之
大成以盡其妙以通古作者蓋
竊有志而未能也同年縉雲周
君文化副憲湖南間出尊府

封監察御史怡菊公手抄兩漢書
疏見示授而陶之再旬廼歎曰
參苓薑桂藥籠中物有志學古

文者此書可少乎哉疏中所載
如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曰太子在早諭教選左
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曰舜止
二女以崇至德曰天德無私親
順之和起遂之害生要之皆為
至言迺若婉而諷頌而規強立

而道不渝盡言而主不怒則又
古三代君臣之遺意可風而後
世無疑者殆將不直文之師
而已因正其訛謬別卷凡十
方謀諸同案刻梓以傳廣公用
心云耳公字廷璋先教是職剛
實莊整讀書老不厭所著有應

醜編觀書類經皆可傳也

弘治乙卯秋八月望莆田見素
子林經序

原缺

上孝文帝

勅

書

上孝文皇帝

對孝文皇帝賢良策

卷之三

賈山

上孝文皇帝至言

言治亂之道

鄒陽

上梁孝王書

枚乘

上吳王濞書

路溫舒

上孝宣皇帝書

言尚德
後刑

董仲舒

對孝武皇帝策

問治

對孝武皇帝策

問治

對孝武皇帝策

問治

卷之四

司馬相如

上孝武皇帝疏

諫上自
擊駁

公孫弘

和飲

說大將軍王鳳

說大將軍王鳳

對孝成皇帝策

對孝成皇帝策

臺關三老

上孝武皇帝書

救太子

淮南王安

上孝武皇帝書

討伐閼越

吾丘壽王

對孝武皇帝問

論民詩

主父偃

上孝武皇帝書

諫

徐樂

上孝武皇帝書

諫

嚴安

上孝武皇帝

終軍

對孝武皇帝問

論白鵝

王優

上孝宣皇帝聖主得賢臣頌

卷之五

賈捐之

封孝元皇帝議

論奏書

東方朔

諫孝武皇帝書

論奏書

梅福

上孝成皇帝書

論奏書

上孝成皇帝書

平當

上孝元皇帝書

王吉

上孝元皇帝疏

論游獵

上孝宣皇帝疏

論宮室車服之
外戚許史王氏

貢禹

上孝元皇帝疏

論年歲不登
郡國多困

上孝元皇帝書

鮑宣

上孝哀皇帝書

論外戚寵
臣大臣

卷之六

上孝宣皇帝書

魏相

上孝宣皇帝書

諫伐匈奴

上孝宣皇帝便宜事

翼奉

對孝元皇帝策

同策

上孝元皇帝疏

論更易壇廟之費

李壽

說帝舅曲陽侯王根

論失

對孝哀皇帝論失

張敞

上孝宣皇帝封事論用舊

上孝宣皇帝書論自治

上王太后書論太右

諸葛豐

上孝元皇帝書論秋治

上孝元皇帝書論自

劉輔

上孝成皇帝書論立太子

卷之七

上孝感皇帝書

謝安

卷之七

鄭崇

上孝哀皇帝書

謝安

孫寶

上孝哀皇帝書

謝安

母將降

上孝哀皇帝書

謝安

蕭望之

原缺

原缺

上孝哀皇帝疏封事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對孝成皇帝直言策

封事太監

上孝成皇帝書

漢書

師丹

上孝哀皇帝書

漢書

史書五卷之一

劉向

字長卿
潯陽人也

上孝元帝變事

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
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訐史及恭顯所譖想
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見客
星昴卷舌間胡與雉上感寤下詔賜望之爵關
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
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
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

變事

竊聞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
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謗必
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
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三獨夫望之
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
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
侯韓說諫曰諫音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恨悔
今殺寬後將復太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貰緩恕復用
之位至御史大夫未有以寬為也董仲舒坐私為吏

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

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

改作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

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

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

難一二計此必有過之人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

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

病出後病者移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去由是言之地

動殆為恭等也近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明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矣吳

之原塞矣

上孝元帝封事

承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
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常玄成諫大夫貢禹與
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
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數離親戚欲退去
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
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
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
顯白令詣獄置封為望之自赦天子甚

悼惜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
大夫給事中、大兄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
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幾日懼其傾危、乃
上封事諫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灾
異並起、天地失常、微表為國、激證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則竊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重直
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思未
報、惟思忠臣之義、一杆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杆食
引而臣聞舜命九官、尚書禹作司空、皋繇作士、
之也
共工作朕、虞、
伯、
夷、

物言九官也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韶舞名舉蕭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

和見其容儀擊鼓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四海之內靡不和率及至周文開基西郊言文王始

也也雜還衆賢罔不肅和難通衆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

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

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詩也於漢書禮記文王

也肅敬也推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

清孝之化故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所濟之家士皆感其

文王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

離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周頌也

謂也言有此賓客其以和也而來也而敬者言此

方告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

福穰穰此詩也又曰飴我粢此思文之

言天之詩也登言也薺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

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遂不和轉相非怨王之王

厲王生宣王詩人疾而愛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

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

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

而

依此小雅小旻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飲然患

者則遠之不善之謀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桡衆枉也

為樂曲而自屈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謾想故其

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謾口啓啓此小雅

言已通王之事也而勿忘也從事也執善聲也

善然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自此以下

應皆十月之交詩也孔意醜惡也國之十月夏之八月

朔日有辛卯日有食之會而日食陰後於陽辛金日也邦

木反也以州侵金則又曰被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乃獲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安異故令之

其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曉、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

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沸騰出

也、冢山頂也、本書也、胡何也、憊會也、懲艾也、言百川沸騰、而相乘陵、山頂陷、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卒崩、失序

咎異大矣、誠可畏、愷哀我今人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訖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為非、甚衆大也、正月夏之四月也、訖言、言用事而反多

月之篇、刺為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霜也、訖言、言用事而反多

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衆庶之人共此皆不和賢

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不肖自此之後、天下之

而東書卷之五

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亳厲王無道下不恤命乃相

幽王見殺幽王見殺下厲王所攻殺幽王于驪山至于平王

末年魯隱之始位也平王幽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

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隱元年祭伯來傷其禍

殃自此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公羊經隱公三

日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尹氏大夫師

誦何謂之不平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

崩地二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五彗星三見又十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冬有星孛夜常星

八于大辰哀十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

入國三春秋文十一年

者之晉一者之魯一者之齊

如之晉一者之魯一者之齊

陸六鳩退飛多棄有城

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有鳴鳩來巢五反水鳥也

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

草木不死八月殺菽

冬四年正月雨雪雷震失序相乘

並起之牛食也

當是時禍亂輒應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
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質我實莫能支
郊晉人圖鄭傷桓王之諸侯弒伯戎執其使天
使此伯來聘以辭衛侯朔召不往齊迎命而助
子齊義梁傅曰天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真能理也
王崩單穆公刻文公牛平公召華公五大夫遂
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
至陵夷不能復興陳有也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
異祥名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
得並進今賢不肯就結白黑不分邪正難察忠諫

重述反和也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北軍在門外

軍主上者欲上章於公車自不如法者以付北軍

朝臣外午膠戾乖刺言志意不和更相謾想轉相是非

更平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

其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言詭問天子也

分曹為黨往往群朋曹輩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

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

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

弟鱗集於朝言其相次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言如

之歸數也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謂德賢破斥日以

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

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

所執、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

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初

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也。况甚

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並進

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

人退而善政還。謂收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邪之口、持

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也。枉曲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

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霏霏見晚

小雅角子篇刺幽王好嬖佞也燕燕盛也見無雲也晚

始出而雨雪始也言雨雪之盛燕燕然至於無雲日出

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燕燕反視乃見反與

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

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也流言相譏豈可勝

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等蔡故以大

治蔡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季孟執國權而卑公室李斯

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安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此相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言守善篤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然大要觀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

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

也月時三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

如探湯言其除難今二府奏調佞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去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

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

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諷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譁

也諷也群小諷也相傾諷也于群小諷也

小人成器誠足憾也蓋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

不為朋黨為親與事陶互相汲引不為比周見尚書何

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

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乾卦九五象辭也言

賢人君子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乾卦九二象辭也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

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舉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交戟之內交戟謂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

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

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直自古明聖未

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罪

流共工於幽州放

苗於三危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少正卯姦人之端

之於兩觀之下

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

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

尋其餘迹

覽否泰之

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

以為戒

謂歷歷觀之原

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

當世之變放達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

陰言杜閉群

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

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清域而皇極垂焉太平之基萬世

之制也臣竊惟陛下聖明之德見陰陽

不調不收不通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不宜宣泄也由臣謹封昧死上

上孝成帝疏

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後還歸延陵制度未著
向上甄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易下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之統故可居中也明天命所受者博非

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大雅文保將于京大雅文

殷士殷之居有美也而殷之乃保其國也

是天命無常
子曰有德 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

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

勉前與此同無 益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

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

將都雒陽臧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

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

驗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

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近水也幸奇曰霸陵

上遠 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持用

紆紆斷陳漆其間

此山今宜州石是也紆紆者可以紆

其同又從而漆之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搏又何

戚焉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取之是

其取之故無憂戚也南山者取夫死者無終極國家有

慶與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

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

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在上野堯葬濟

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

不改其列

不改其列物之不改其列

殷湯無葬處

謂不見

文武周公

葬於畢

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

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

下、樛里子葬於武庫

樛里子且死曰葬我於武庫

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

皆無丘隴之虞此聖帝明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孝子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第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之古墓而不墳

墳兄墳

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也

東西南北

行其道不得事在本邦

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

以告孔子孔子既訖曰吾聞之君子不啻墓蓋非之也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二崦嵫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謂人主可

而號曰

哭而且言也

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

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

季子於禮合矣

禮記故仲尼孝子延陵惠父母禹忠臣

周公弟弟

弟第也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

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

始皇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

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

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

嚴襄者謂莊襄

皆大作丘隴

多其產藏成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

山之阿阿謂山也下錮山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

回五里有餘石柳為游館石作柳於園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

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作機弩矢有所事近射之義言工匠棺槨之麗宮館

之盛不可勝原言不盡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

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

師至其下矣周章陳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

掘言至其墓所者發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在剡反謂所

鑿也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擇自古至今葬未

葬也

有盛始皇者也數年之間乃被項籍之災內罷牧豎之

禍羅道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

速由是觀之明惜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

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

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以爲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

之德如淵水源秩上章適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

衆多也宮室如制謂殖其廷有覺其樞君子執事也

子之及魯嚴公如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子

既死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魯宣秦如此而絕是

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

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下埤音埤積

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日卒音卒

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物故流離謂

謂亡其臣甚惜焉惜音晉謂不丁以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大用也也馬謀之賢知

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說讀曰悅若苟以說愚夫淫

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特達蓋世

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

秦亂君競為奢倭比方仁龍顧獨說愚夫之目隆一特
之觀遠賢知之心忘萬亡之憂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
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
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
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
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夫之議應劭曰撫音規
葬地應音是也帝玄成傳及蕭望以息哀庶應劭曰音上墓
之傳觀音義音同其字異本不能音義

上孝成帝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矣異浸甚後漢書向雅

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
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家
世柔漢厚恩累封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
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
當言者斯帖曰向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
御臣之術也夫入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臣也音晉有六卿
晉伯也中行
齊有田崔衛有孫
齊有田崔衛有孫
魯齊孟常國事世執朝初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
晉獲行賦以書先孫林父驚殖出其君新賦其君劉氏

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徵

日僧列也謂舞之行州也八人一佾八佾六並專國政

卒遂昭公周大夫尹氏亮朝事亮管同濁亂王室于朝

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申主斷反故經曰王室亂

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春秋舉成敗

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所致也

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周書

臣下為之則臣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建大夫

危亡之兆政不由君下及大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

陽君穰侯皆其也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

三人者權重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雎

之言。而秦得立。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

有間樂望。二世奢於望夷宮。關秦遂以亡。近事

不遠。即漢之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

席太后之寵。欲將相之位。席猶因也。言若兼南北軍之

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終

侯朱虛侯等。竭力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

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

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

權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古

曰寄託也內為所托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

威重師古曰東宮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

為其位重者皆亮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

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其有智能者无非毀而不進絕遠宗室之任不令

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

師古曰示宗室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霍霍后

戚近而反逆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援

之而不信也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互或歷上古至秦

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

安呂霍上中之屬皆不及也

師古曰皇甫周勃士字也

見小雅於朝市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

帝時冠石泰山為石山下有石自生石小柳起於

上林其樹心先傷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

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

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丘與劉氏亦且

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

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隆為皂隸皂隸之人

也左傳曰大夫縱不為身棄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

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

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
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無信黜遠外戚毋
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享安外戚全
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
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
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
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
之實用保宗廟又承皇太后婦身不安則下天下幸甚

子召見向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上孝成帝疏

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

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直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

三歲一食臣向前數事

今連三年比食此類自遠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

寧二歲六月而一食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

好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昔孔子對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

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

正則失其所建者時為孟正月為

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

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辰星當太白經天而行陰星

出東當伏東出西當無雲而雷當常託雲猶若之

伏西過午為經天也二世不恤天下有

而無臣也狂矢夜光正故日狂矢

狂矢夜光正故日狂矢

狂矢夜光正故日狂矢

無聲焚惑幾月焚惑主內亂月主刑雙火燒宮變災

野禽戲庭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內向長人見臨洮

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大角天王坐廢也

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

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

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日月行交

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

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

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

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

之紹起夫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鄭玄所注

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壽成王有復風

之報神明之應疾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

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真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

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報烈男誠之意也奸犯也今日食尤

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者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計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作來以圖作使人也天文難

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

指圖陳八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八召也

上孝元帝疏

郅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
吉送之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漢遣使三輩至
康居求吉等死也吉尸郅支因辱使者不肯奉詔
時陳湯使外國又之遷西域副校尉與戊巳校
尉甘延壽謀擒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得
漢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
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既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
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

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
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遠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

宗正劉向上疏曰湯傳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

重群臣皆閔焉

閔病也

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

城郭之兵

攬也

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奪

歎侯之旗

奪音塞

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掃吝言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

反

之也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卿風馳義

受社來歸自爲我行義又千里之錫以爲遠况萬里

之外其勤至矣延齊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及捐命之功

又挫於刀筆之前其勤命無所顧也非所以勸有

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謂責楚不貢苞茅

止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也春秋僖公十七年夏滅項

也桓常有德施存亡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之謂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擄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經四年之勞靡音摩而塵獲駿三十四塵與便並新實

王毋鼓之首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蓋鼓音猶不足

以復費復償也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

於大宛郅支之誦重於宛王殺死者罪甚於留馬而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

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赦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達長羅

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

言縣尉也通籍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下詔曰因奴知支軍于背畔擅義留後漢使者吏

幸峻隱恩而未云也今廷寄賜便宜乘時

帝諸國禮與

煌太守奏湯前親誅和支單于賊行外國不

近邊塞詔徙安定畿即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

訟湯曰

廷尋湯為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

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

下明詔宣著其功也仍頻改年垂立傳之無窮謂改年為

以此事蓋當上應是南郡獻白虎無邊垂警備會先帝

寢疾然猶毒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詔

促獨丞相臣衡排而不予封遷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

上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

筆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頌邪說佞在朝曾不深惟本

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

塊然然獨處之被克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

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

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

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

快說援引豈不痛哉且夫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書

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薦延使臣薦士而

延延梟俊擒敵之臣猶有一陳湯耳集謂其首而

車車日日得得是是也也左左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

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
反聽邪臣輟遂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分謂殷日
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度大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
而湯過人情所有言湯所紀之罪過人情共有此湯尚
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妬
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亡戚戚也言奏天子

西漢書疏卷之一終